

矿工出身的抗日英雄节振国，可谓家喻户晓。1953年刘知侠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出版，使得铁道游击队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然而早在英雄节振国之前，在吉林就有一位受人爱戴的矿工出身的抗日英雄；早在鲁南铁道游击队出现之前，吉林中部地区就有了同“铁道游击队”性质一样的抗日武装。这个人，就是出生于山东省郓城县的抗日英雄、革命烈士——罗明星。

舍身纾国难 矢志三江好

——记矿工出身的抗日英雄罗明星烈士

□青鸿 王嘉慧

困闯关东 “三江好”打出虎威

罗明星，字英三，号进发，报号“三江好”。1897年10月20日，罗明星出生于黄河南边郓城县苏阁乡罗楼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2年随母亲落户吉林九台谋生。

1915年，罗明星18岁，跑到东北军当了兵。后来，旧军队的黑暗，使他毅然回到九台，在火石岭煤矿裕东公司当了一名矿工。成年的罗明星个子不算高，体格矫健，特讲义气，他率领苦难弟兄一起罢工抗议老板裁人、减薪并取得胜利。事后，公司得知带头闹事的是罗明星，妄图加害于他。得知这一情况后，吉林车站站长、爱国志士王文和伸出援手，帮助罗明星脱身到吉林车站当了铁路工人。在和王文和相处的日子里，罗明星学文化、练毛笔字，并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为日后走上反满抗日道路奠定了良好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9月24日开进九台，耀武扬威，气焰嚣张。国难当头，罗明星感到异常压抑与愤慨，他联络了一些亲朋好友与刘子玉、李海楼（李俊峰）等人结拜为兄弟。罗明星说：“俺是中国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决不让日本人横行霸道。俺们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联合起来打鬼子。”

1932年4月25日夜，罗明星带领6个人、两只手枪和一只“铁公鸡”（自制的短枪）摸进九台守备队驻地，击毙伪连长一人，缴获长短枪70多支，并动员守备队中20多人当场反正，从此，罗明星正式举起抗日大旗。同年5月，队伍就发展到了七八百人，随后，罗明星将队伍带至沐石河拉腰子大庙进行整编，被众人推举为司令，打出了“抗日救国义勇军”的旗号。

为了便于联络各方抗日力量，罗明星对外报号“三江好”，意在号召松花江、牡丹江、鸭绿江地区广大人民，团结起来驱逐日寇，收复失地，还我大好河山。“三江好”抗日义勇救国军有自己的军旗，旗帜为红色，旗帜处竖写着“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旗中间大写一个“罗”字。另一杆红旗上写着“红军司令三江好罗进发”。设有专门旗手，队伍走到哪里，旗帜打到哪里，官兵一律佩戴红袖标，上写“救国军”三个字。

假意归顺 烟筒山奇袭日伪

日伪军对罗明星恨得咬牙切齿，也多次企图以高官厚禄诱降罗明星，罗明星对此非常愤恨，但也意识到这是打击敌人武装自己的好时机，便多次假降袭敌。

1932年农历10月中旬，天气渐寒，而罗明星部队官兵御寒的棉衣和棉被尚无着落，这时，驻守磐石县烟筒山的日伪军司令部和伪铁道守备队队长罗明星并邀请赴宴。罗明星见状，



罗明星画像



日伪捕获三江好报道

决定以假意归顺换取日伪枪弹被服，壮大力量。于是，罗明星于农历10月18日安排部属三千余众，分散在吉长铁路线两侧，假装编编欲降的样子，提出要棉衣4000套等条件。早已畏惧罗明星的日伪统治者闻听后，当即答应，22日罗明星带领100名精兵和4名警卫员前往日伪司令部。

下午两点，双方正商具体条件，日伪军解除罗部武装，便说：“罗明星，今天你来就是让你投降。你的，想想的看，你们在座的五个人，加上外边的，也不过百多人，不投降，统统的有来路，回路的没有。”这是罗明星早有预料的，他威严地说：“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必须全部撤出我们中国的领土！”话音刚落，他双枪并举，护卫兵同时开枪，当场击毙日军佐伯少佐等7人。此时，外边的100名精兵立即向敌人发起冲锋，双方展开了肉搏战。由于日军已如无头的苍蝇，很快便溃不成军，驻扎在磐石的日伪军闻讯赶忙增援，结果被外围埋伏在树林的罗部击溃。

罗明星乘机率部反攻九台，首先攻进铁道南，然后捣毁了伪县政府。为了防止敌人从新京方面沿铁道出兵增援九台，罗明星又将九台西部的铁道拆毁，断了敌人援路。烟筒山之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就连当时的日本东京广播电台也以震惊的口气报道了这一消息，称为“烟筒山奇袭战”。

颠覆列车 九支队联合抗日

罗明星早就听说过杨靖宇的大名，非常渴望能够得到杨靖宇的支持，联合抗日，便经常主动派秘书崔芳洲和好友王四（中共地下党员）与杨靖宇联系。

1933年7月，杨靖宇邀请罗明星到

南满游击队共同研究联合抗日事宜。在南满游击队根据地磐石县玻璃河套地区，杨靖宇专门到八台岭与罗明星秘密会面，商讨联合抗日具体事宜。罗明星部被编入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抗日联军，再后来被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九支队，罗明星任支队长。从此，罗部的作战任务便纳入了抗日联军的作战计划，罗明星走上了抗日救国的崭新征程。

提起“三江好”罗明星部队扒火车、打鬼子的历史，九台一些老者记忆犹新。居住在九台市土门岭镇马鞍山村的老人怀正回忆说：“有一次，‘三江好’队伍中有几个人带着枪从管城子上车，另一部分人在上家工区用工具把铁轨拆了。火车行驶到这里停下后，车下的人冲上车，里应外合把车上的日本人给消灭了。然后他们抢了车上运载的物资，躲进了山里。”

1935年7月29日晚7时30分，“满洲国”京图线204次国际列车，行经土门岭、营城子区间时，受到罗明星部武装袭击，列车脱轨颠覆，武装人员冲入列车，高喊“杀日本人！”共杀死日伪军今村军曹等11人，并将25名日本人及专为日本人办事的朝鲜人带走。

为防止罗明星部及其他抗日武装继续对铁路进行破坏，日伪被迫成立了“吉林铁道守备队”。

壮烈殉国 刑场上大义凛然

1936年4月，日寇抽调2.7万人的机动部队对我抗日武装进行讨伐。怀正平说，“后来日本人为了防止当地老百姓帮助‘三江好’，就把山上的百姓都撵下来，集中在一起，并在四周挖上壕沟隔离起来。在天寒地冻、饥寒交迫的情况下，罗明星果断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于民间，以图日后东山再起。罗明星本人潜于黑龙江省克山县泰安镇化名田志仁，以卖烧鸡为名隐居。在泰安镇，罗明星遇见了旧部孟昭庆、安喜春及同乡刘喜雨。当时，日伪悬赏5000元捉拿罗明星。”

1938年六七月份，安喜春回九台探亲。不久，他就把罗明星出卖了。10月15日，安喜春领着伪警察杨景馨、云子湘及其随从，从九台赶到泰安镇，罗明星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同时被捕的还有孟昭庆。罗明星后来被押解到伪新京游街示众。1939年3月24日，伪满新京高等法院审理，以“反满抗日”罪名判处罗明星死刑。在法庭和刑场上，罗明星大义凛然，慷慨陈词，号召乡亲们反满抗日：“我死了，反满抗日不会停止！日本必败，满洲国必亡！”

1939年5月20日，罗明星英勇就义，英雄年仅42岁。1983年11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罗明星为革命烈士，向亲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



阅人文 知齐鲁

刊前絮语 侠义大丈夫

□徐静

本期人文齐鲁，呈现给读者的主人公，至少有三位“侠义大丈夫”。

第一位，是矿工出身的抗日英雄罗明星烈士，早在鲁南铁道游击队出现之前，号称“三江好”的罗明星就在吉林中部地区领导起一支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抗日武装。“当时老百姓对‘三江好’的评价都很好，他们从来不敢欺负老百姓，而是杀富济贫，打击日寇，因此日本鬼子把‘三江好’和他的抗日武装看成眼中钉肉中刺，称其为土匪。”其实，当时民间就盛传他的英雄故事，甚至有这样的歌谣传唱着：“吉林有个‘三江好’，爱国又爱民。中国军队他不打，专打日本鬼……”在1936年11月第12期《西北风》半月刊上，就刊登了邹孟晖的《民族英雄三江好》，评价罗明星是义如宋江、勇若武松的汉子，义侠大丈夫，真正如文天祥一样从容赴死的民族英雄。在搜集了相关史料后，为获得更丰富的资料和增加感性认识，作者还两次赴天津拜访了罗明星烈士的后人——86岁的罗美庭老人及家人。通过交流，还了解到罗烈士与济南也曾有过一段不解之缘：由于经常带兵作战，罗明星身上多处负伤。1936年他化装从东北到济南养伤，住在青龙街14号。这期间，梁漱溟先生与英雄会晤并题字勉励。

第二位是曾参与组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济南人江凌。1935年末，在祖国濒临危亡之际，北平的爱国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江凌作为鼓动者在队伍中来回穿梭，多次参与组织和策划了随后的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在《她依林百夕谈》一书中，对当时的历史细节有这样的一段回忆：“当时北大一位学生刘江凌是参加过革命活动的……正好东北大学同学冲入北大，先跑进去的黄敬一见刘江凌，便说：‘你快去打钟！’刘江凌不认识黄敬，心有戒备，便反问：‘你为什么不去打钟？’”后见冲入的队伍才释疑，两人一起跑去敲响了北大的校钟，北大同学临时集合也随之冲出了校门。”正是这钟声，拉开了热血学生救国运动的大幕。

第三位则是传统意义上不折不扣的侠义之士——《水浒传》中颇能代表山东人性格的“美髯公”朱仝。讲到朱仝，曾有人这样评价，说他比起鲁达多了几分儒雅和精细，比起林冲多了几分率性和自我，比起宋江多了几分正义和崇高，比起柴进又多了几分亲和。作为一个正义的人，朱仝知法犯法，也要站出来解救晁盖、宋江，后来还冒死放走了雷横，在他身上，不仅体现了山东人崇拜的“侠义”，还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核心“忠”。

●人文齐鲁稿件请发至：
qlwbxujing@sina.com

老照片 全家福

□张元

这张全家福是春节我去给二姑拜年时，无意间发现的。时隔30多年，照片依然崭新如初，足见它在二姑心中的位置。这张上世纪80年代初的照片上人们的表情让我联想到了“渴望”二字。就像那部经典连续剧《渴望》，委婉地表述着千万个普通家庭对好日子的向往。“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照片中的两位老人是我

的爷爷奶奶，看起来似乎很苍老了，其实算一算，他们那时候也就刚到70岁。生活的困苦，日子的艰辛，使得那个年代的老人比今天同龄的老人苍老很多。爷爷原来是大连市起重机厂的工人，奶奶在家操持家务。发生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举家从大连迁回山东老家。照片中有一个细节，奶奶的帽子很新，估计是为了拍照，才把过年的“行头”拿出来了吧？全家人的身后是早已消失多年的老屋，这种老房

子如今已见不到了，除去门框处的一点点青砖，基本上是用泥坯盖成的，虽然简陋，却也冬暖夏凉。窗户是那种很古老的木窗棂，贴了薄薄的一层窗户纸。我还记得中间那个窗户台上，晒过当年我垂涎欲滴的蟹黄。窗户上方贴着爷爷亲笔书写的“早已风干的一个‘福’字”。

如今，照片上的亲人再也聚不到一起了，当年爷爷去世后，躺在病床上的奶奶对我老爸爸说：“人世问有许多条道要走，你爹



这次走的道，是再也回不来了……”话音过后不久，奶奶也走了。两位老人离

开我们已经19年了，在我不止一次的思念中，老人坟上的青松又茂盛了很多。